

誦的輩分是他的姪子，可是他現在是周族羌人的大族長，那個周文公姬旦一直不肯放下權柄，但是就算他不肯，周王姬誦也沒讓周族羌人失望，西歧周部落本部的家人和各家族族長都來到豐觀見周王姬誦。

周王姬誦的弟弟們也都來了，同胞手足難得一處，家族女眷也都來了，人人歡喜不禁。

姬邗、姬應、姬韓都來了，只有姬唐歿了，是姪兒姬虞子來了，周王姬誦簡直快樂的不得了。

咨爾多士

周文公姬旦姍姍來遲，不是他擺譜遲到，而是他聽聞「王如豐」，是周王姬誦在豐，宗親家族都去觀見，他日夜兼程，驅車狂奔都來不及早到，待他來到豐的太廟時，周族本家的族人們已經烝祭完畢了，這下可不好了，周文公姬旦躲在魯曲阜就是怕面對這一大家子的族人，況且現在周文王的兒子們並不是只有他一個人還活著，還有女羌所生的長子蔡叔姬度、曹叔振鐸、霍叔姬處，衛康叔姬封，他又放縱衛康叔姬封驅逐霍叔姬處廢為庶人，是他叫他們同胞親兄弟鬩牆，他又命人囚禁了蔡叔姬度于郭澐，這些真正的羌人家族不會放過他的，人人都對他怒目相向了。

召公姬奭更可怕，他受封為召康公，擴大部族之邑，連程邑都是他的天下了，他率有八百虎賁，還帶來兒子燕侯姬克、次子姬召，連孫子們都一起帶來了，聲勢浩大。

周文公姬旦終於領略了千夫所指的滋味了，他只能低聲下氣，八十四歲的周文公姬旦一躬如畏，他向著眾人辯解似的說：

「武王崩，先儒幼，周公代王為辟，至是反政，復于明辟，蓋七年之前，王尚幼，天下之政皆聽于冢宰，宰至是復政……。」

周文公姬旦說話沒尾音，越說越小聲，周族人由老自小，人人都瞪著他看，他越發躬躬如畏了，人都快縮進錦繡所製的右衽長袍廣大袖裡了。

周文公姬旦暗恨召康公姬奭挾眾威逼他，且周王姬誦小子居然還叫他作周相！召康公姬奭大樂，他的大嗓門發言越發廣大有力了。

周文公姬旦在豐日夜難安，閔天說的沒錯，大國者下流，由下至上，大國可以下小國，則取小國，大國不過欲兼畜人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，夫兩者各得其所，欲大者宜為下……。

周文公姬旦請周王姬誦制定牧民法，他率先提出立周相召康公姬奭治理中土到西歧周部落本部，稱姬奭為西伯侯，他在魯成為魯國，管理中土以東，稱東伯侯，他將地界含糊過去，但是還是要詔告天下，請立召康公姬奭為西伯侯，周相。

周文公姬旦將這種既成的事實由他再來加添其實是另有道理的，自古以來無人像他一樣深得姜太公呂尚之法三昧，務攬英雄之心，賞祿有功，通志於眾，故與眾同好，靡不成；與眾同

1 躬躬如畏：畏畏縮縮彎腰駝背，好像很害怕又要小心翼翼的樣子。

惡，靡不傾。

賞，大賞！周王姬誦畢竟不如老謀深算又能忍的周文公姬旦，他答應了此一請求，於是周文公姬旦以王命作《洛誥》曰：「召公既相，宅往營成周，成周既成，遷殷頑民作多士，官者謂之士，士農工商是也。」

殷家商人是農民也是手藝之人更是高貴的工匠，他們勤勉勞作，依時耕種，農閒時發展手工藝有專業，一生兢兢業業，多能成為高貴的匠師，他們也務農自耕稼、績織，以多餘淘換不足，互相交換所需之物件，勞作者有工價可得，缺甚麼人們給甚麼。

殷家商人富而好禮，只有平等富足之民才能廣有餘互相添喜，否則若人心憂愧悔急，很容易造成「升米恩，斗米仇」的慘事。

《專、建、封、制》為殷家商人之本，人人都有「專」業，部族更有專長，也是由專始建立，一步步腳踏實地的生活著。家族壯大豐富來附者眾，才實行分封為侯，各族族長稱伯、稱侯，或是稱公，各個部族間都能互相制衡，誰也缺不了誰，誰也滅不了誰。家族間互相通婚、通商，以至於互通有無。

可是這一切經周文公姬旦這麼一改，改為《封建·專制》天下都要亂了，他分封諸侯成為各國，先搶得土地後建立，只因為用搶的最快建立。可當每一個家族都只會「專征伐」之時！這可是專門打架了啊！他當了太師冢宰百官，他指派周臣作大夫做官，他還將人民之職分為《士、農、工、商》，平空多出一個「士」來當官、管人！

遷殷頑民作多士！從此以後殷家商人不得自由了，都要為士所管，士還管多了！連農民、

工匠都能管，商人變成頑民，是第四等人民了！

中士人民的階級制度由他開始，人民陷人了萬劫之地！

周文公姬旦要「咨爾多士、為民前鋒」，他們到處抽丁，驅趕人民如奴僕，他們還要歲收糧食、布疋，人民如若不從，那些前鋒之士就敢到處驅趕人戶，徵兵丁、搶女人，搶糧！

士是什麼？是短士！士者還做了官！沒有土地不會稼穡的士成了管理者，他廣派人成為大夫至列國且稱士大夫，士人終於不用勞作了，只要會同聲一氣，殷家商人都成了醜類，他們污蔑商人，還要搖頭擺尾的亂解圖文，一說不通就「之、乎、者、也」的渾說一氣，這樣一來，士大夫終於可不勞而獲，取得生活所需一切物件，不必耕種就可以一生都不愁衣糧了。

官者，屋頂下的兩張口，是非曲直，都是他們的愛慾與自由心證；離開土地不識生養就滿嘴胡謔，他們翻雲覆雨了，士大夫為了免於勞作之苦，愛躲懶又怕被人民發現他們都是無用無能又無知之輩，都自稱為士族，成了一族，專替周文公當耳目者賞為大夫，自此後又多了一個士大夫之家，士大夫家族於焉產生，影響不可謂不深刻啊！

周文公姬旦的《洛誥》還埋下伏筆，「召公既相，宅往營成周」，他在文字上用功，「成周」不只是名稱也是地方，現在的沐邑就是成周，將周王的地方給召康公姬奭「宅住」，周王姬誦小子只是個稱號，他很快就能將周王接到魯國，號令天下了！